

# 品聚网资金链断裂推倒多米诺骨牌 接连倒下 电商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王超

2012年伊始，网络上就有传言说，品聚网有可能面临倒闭。在业界看来，这或许是今年电子商务网站（以下简称电商）倒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月6日晚间，有网友在微博爆料说，品聚网面临解散。电商倒闭潮开始了。

品聚网创始人葛斌斌的回应直白得让人唾舌：“不辟谣了！我们投资方的资金至今未到位！”下周开始品聚会出公告，所有商户请安心！”至于原因，葛斌斌在微博透露说，“品聚不是倒闭，目前是投资方的钱不到位，被坑了，忠告所有的创业者，投资钱没到位千万不要自己把钱跟命搭进去！”

葛斌斌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确认了微博的说法，他还表示，对供货商的保证金会一分不少地退还。

业界早有预言，2012年将是电商的“洗牌年”、“倒闭年”。在2011年年尾，网易的B2C网站网尚品宣布，在2011年12月31日24时关闭，即自2012年1月1日零时起，L163.COM的域名将停止提供服务。更早之前，国内十大奢侈品网站之一的呼噜网被曝“欠薪内讧”，90%员工已辞职。而2012年才刚开头，上线仅3个月的品聚网就断了资金链。

## 资金链断裂的品聚

品聚网的客服告诉记者，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在品聚网上仍然可以购买商品。

2011年3月，葛斌斌成立了品聚公司，据悉，该公司当时计划第一轮融资2亿元，盛大网络集团承诺给该公司投资2000万元。2011年10月品聚网上线，主营C2C业务，而品聚公司的融资到位了5000万元。

那么葛斌斌几天前提到钱没给到位的出资方是谁呢？有传言说是盛大网络集团。盛大网络集团在1月8日回应称，该公司从未对品聚网有过投资。就一直以来有关“盛大投资品聚”的相关报道，盛大方面说，他们已多次公开否认。在2011年第三季度财报会议上（去年12月召开的），盛大管理层又再次否认了对包括团购和电子商务在内的此类企业进行过投资。

葛斌斌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称，在投资协议里，盛大的确是投资方之一，第一笔融资里，盛大承诺投资2000万元。但盛大否认投资，可能跟其正在进行的股权改革有关。

“如果盛大不投资，以我个人的力量敢做叫板淘宝的事吗？”葛斌斌说。葛斌斌所说的叫板淘宝是指他成立品聚公司时的梦想：一年内占据网购市场的一半份额，两年内超越竞争对手，三年后成功上市。

“品聚网每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几百万元左右。”葛斌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本来发展得不错，但原本承诺要投资的盛大网络集团并未兑现承诺，得不到输血的品聚陷入困境。

“出资20亿元是陈天桥本人授权的说法，如果有必要我将公布和他的聊天记录。”葛斌斌说。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员工和商户的问题”。葛斌斌说，这两天不断有员工找他，探讨未来的个人发展。而他也表示，会把优秀的员工推荐到其他网站。

## 电商倒闭年初现端倪

风投圈里流传着这样的笑话：2011年

上半年，如果一个投资人没有投过电商，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2011年下半年如果还敢投电商，那他本身就是个笑话。

对电商来说，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2012年上半年不可能有融资”，乐淘网副总裁陈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1年下半年进电商领域的品聚网“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占”，行业已经变天，再抱着暴发户的心态进电商领域注定要失败。淘宝在这个行业蛰伏9年都没有上市。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电商具有传统商业的特点，光靠忽悠投资是不会长久的。熟悉电商的业界人士告诉记者，一些电商在向外界公布投资额时，基本上是在真实投资额后面加个零。不少电商在初创的3-6个月内是自己投钱，然后靠概念去忽悠投资人的钱。

兴长信达CEO刘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旦电商倒闭破产会牵涉到三个方面，首先是员工工资，其次是银行贷款，第三要解决供货商货款。电商的投资基本上都是风险投资，如果倒闭，要优先解决员工工资补偿。

# 破解能源荒是价格改革的深水区

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王蔚

提高上网电价、公布居民阶梯电价试行方案、粤桂开展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岁末年初，新一轮能源产品价格改革方案陆续出台。

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要完善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煤电价格关系”，这表明我国能源改革提速，而寻找公用事业与市场开放的平衡点，将成为改革的关键。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震说，粤桂两地正在进行天然气价格改革，新机制建立后，将有利于利用价格杠杆，引导天然气资源合理配置。

能源价格改革提速，首要突破的便是打破垄断。资源性产品往往具有天然垄断

性，一方面，同一能源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有的挣得盆满钵满，有的却长期处于亏损；另一方面，随着多年来改革之声不断，几乎伴随着一路向上的涨价曲线，让公众质疑“改革等于涨价”。

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气、电力等行业形成自然垄断产业组织，垄断行业的特殊地位，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公司在油气领域也构成了市场垄断格局。

“十二五”期间，能源领域的垄断格局将出现松动，部分领域市场化和定价机制渐进改革将会成为能源改革的主导思路。在成品油市场中，将会推动成品油下游销售市场开放，在可能的领域加快市场化进程。

近期国家发改委“压煤价提电价”的改革“组合拳”，就突出了公平性的导向，

也有人认为，少数几个网站倒闭的问题还暂时不会冲击到整个行业。呼噜网、网尚品和品聚网都是不太大的电商，每天也就几百单几十万元的流水，不会对电商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刘磊说，小电商本来就没有靠网上盈利，卖个几千元就收回成本了。

刘磊认为，真正会倒闭的是排名前500位的电商。这些拿到融资的电商做不到一定的规模，不能在钱烧完之前达到盈亏平衡点，就会死掉。陈虎说，今年春节前后，大批的小电商会哀鸿遍野，手里握有余粮的电商会撑到2013年初，到时候会分出真正的胜负。

当然，除了倒闭，并购也是一条路子，刘磊说，或者同类之间相互并购，或者被传统行业收购。

2011年5月到6月，当投资者对传统电子商务都出手谨慎的时候，电子商务企业的APP（移动应用程序）火了起来，依靠电子商务企业的移动应用，很多电商发现了低成本稳定客流的来源。

看好移动电商的风投似乎找到了一个价格洼地，多个投资人宣称转向移动电商。但刘磊并不看好，他分析，电商移动

应用依然是靠砸钱和营销带来巨大流量，后端的供应链仍没有整合好，这可能是电商的“又一个陷阱”。

大的倒闭风潮会带来失业问题，美意互通CEO王利峰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2010年和2011年市场好的时候，电商企业招收了大批员工，电商倒闭潮，会让很多从业者失去工作。

王利峰说，电商企业类似传统企业，比一般互联网公司招收更多员工，员工总体文化水平也不高。人员多，失业后的再就业能力低。多家团购网站被裁员员工还与公司打官司，电商企业的员工问题也不容忽视。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资深互联网专家方兴东称，2012年将非常惨，很多电商只有死路一条。不光小电商，京东、凡客、淘宝也会面临巨大压力。造成这个局面，投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投资推高市场，追涨杀跌。中国的风投水平还很初级，跟中国股民差不多。

“现在全力处理品聚网后事，之后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不再踏入互联网行业”，葛斌斌说。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本版编辑/杨亮庆

Tel:010-64098256

法治·社会

E-mail: fzhsh2000@gmail.com

# 污染企业为何纷纷迁往“老少边穷”地区

新闻观察

刘畅 本报记者 王俊秀

田野小道边筑起约两米的土坝，迈上土坝，一股冷腥的臭鸡蛋味道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大片污水汇成的褐色“湖面”，和高远湛蓝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湖中错落着几枝枯萎的红柳，像奄奄一息的溺水者……

尽管公众已对国内接连不断的环境污染产生了“审丑疲劳”，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月9日报道的内蒙古托克托“污水湖”污染事件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报道中，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以下简称“石药”）等企业排放的污水，沿着解放初期挖的黄河灌溉沟流向了流经的多个村庄，水量之大以至于离奇地形成了多个污水湖。原本草绿水清的村庄，如今已被污水弄得满目疮痍，村民们生活的村庄已被污水重重包围，土地无法耕种，牲口无法饲养，就连饮用水也已经遭到了污染。

医药行业已经成为环保违规的高发领域。继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哈药“环保门”之后，新年伊始，在环保部公布的挂牌督办15家企业中，有10家都是制药相关企业，还包括两家上市公司。而盘点近年来的重大污染事件可以发现，“老少边穷”地区正成为高污染企业迁徙的目的地与污染事件的频发地。污染企业之所以向“老少边穷”地区悄悄迁徙，是缘于发达地区对污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多地的招商引资部门明确表示拒绝“两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已经着手建立环保淘汰机制，清剿污染大户，叫停关停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

但一些污染企业并没有死掉，而是沿着从东部向西、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路径迁移，向老少边穷地区挺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内蒙古托克托“污水湖”污染事件中的排污大户石药，就是在河北遭到抵制后，搬迁到了托克托县。

污染大户向“老少边穷”挺进，只因污染成本低

制药行业是国家环保监管的重点行业之一。环保部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制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GDP不到3%，而污染排放总量却占到了6%。而在各类药品中，原料药属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对

大气、水体的污染尤为严重。

某制药企业内部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与企业高污染、高耗能紧紧伴随的往往是低利润率和低技术含量等问题。但排污大户们向中西部内迁，并不是因为用工成本提高，而是因为治污成本太高。

青霉素是石药的一项主要产品。一般而言，提取青霉素具有高污染，含有大量蛋白、色素、有机溶媒、重金属、硫酸根、氯离子等。其治污需要经过几个环节，大致流程是：预处理——分离固体高污染物（固体废物还得再处理）——酸化氧化——化学处理——厌氧处理——分离固状物——好氧曝气处理——接触氧化——分离固状物——沉淀——出水。由于工艺流程长，每一步还要加化学药剂，如絮凝剂、碱式氯化铝、脱色剂、沉淀剂、氧化剂、还原剂、净化剂等。这种情况下，企业治理成本都在20-50元/吨，假如中水回用，成本还要翻上一番。

以石药为例，根据托克托县官方网站2011年1月1日公布的产量——年产4000吨青霉素工业盐、2000吨6-APA和4000吨阿莫西林原料药来推算，其每天要排5000~6000立方的污水。这样产能规模的企业，如果按国家标准排放，污染处理设施还要投资2-3个亿，每年的运行费也得1-2个亿。而这些产品的利润约有2.8亿，如果严格运行治理设备可能少赚1个亿。

2010年，环保部颁布了《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上海某药企的负责人曾直言，如果严格按照新标准进行管理，大部分药厂的环保处理都远不达标，所以上海已经放弃了原料药的生产。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政府环保监管力度不同，越来越多的原料药企业已经逐步将生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包括安徽、江西等地的一些工厂，已经成为污染的重灾区。

当然，企业治污原本有更彻底、更有效的办法。托克托工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文伟就直言，像石药这种生产抗生素的企业，“如果它的技术要用新的手段，那么产生的三废就很少了”。但引进新技术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拿青霉素来说，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简单且污染低，但在国内只有个别青霉素企业开始推广。记者了解到，石药目前使用的还是20多年前东德的技术，如果彻底将其改成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至少还须再投入3-4亿元的技术改造资金。

治理污染与引进新技术的成本如此之高，在没有足够动力的情况下，逐利的企业自然不会去花“冤枉钱”。

很多地方政府考虑到企业纳税，考虑到GDP，对于环保管理往往流于表面，这也造成很多企业有恃无恐，“这个地方不让我排，我换个地方继续排放。”

不是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的问题

一位药企老总曾坦言，实际上，污水直接排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问题。整个原料药生产行业，对废物处理不达标甚至不处理直接排放的企业很多，大部分都是晚上8点到早上6点，将处理不达标甚至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渣直接排放。

上海一家药厂的负责人也认同这个说法。他表示，国内大部分原料药生产企业从事的都是最低端的生产，这块是典型的低附加值、高污染，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产销量巨大，一天需要处理的废水就有几千吨，这样大的量也为污水处理带来了难度。

根据中国医药进出口商会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优势明显，不仅品种多、产量大，而且价格便宜。目前中国可生产1500多种化学原料药，产能达200多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1/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和出口国。

但同时，原料药处于制药产业链的末端，附加值较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往往治理难度大且处理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跨国药企纷纷将原料药生产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许多药企已经不在欧洲本地设厂生产化学原料药，尤其是青霉素工业盐类大宗原料药。

制药企业不愿在治污方面多投入，还由于低端原料药利润微薄，企业升级能力有限，不得继续在低端市场竞争。“中国的原料药企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互相进行低价竞争。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提价10%用于环保投入，我想对整个行业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浙江一家药厂的老总曾这样说道。

高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移到中国，从东部移到西部

和治污成本高相对的是，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按托克托村民的说法，“放一天（污水）给（村里）4万，每年在我们村范围内放15天。要（轮流）放到好几个村方……”也就是说，企业污水排放到村周围田地变成污水湖，大

既抑制了煤炭企业的涨价冲动，也让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松了口气，暂时缓解了长期纠结的煤电矛盾。

一些专家表示，“资源价格改革，不是一些垄断企业牟利的盛宴，要努力做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民众的呼声。”王震认为，未来能源价格改革的公平性重点突出两个：一是保证充分竞争，二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产业链各个环节有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

2011年，我国能源市场供需频繁出现失衡现象，从年初开始的“电荒”、“煤荒”，到下半年“柴油荒”连续不断。在席卷各地的能源“荒”中，问题根源直指能源定价机制。

破解“能源荒”频发，也是今年国内能源价格改革要触及的“深水区”。业界专家看来，当前改革的一个难点，是政府

对能源企业的成本结构没有明确概念。回顾从政策性低价到市场化定价的历程，有的资源类价格改革似乎总也摆脱不了“一改革就涨价”的怪圈。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指出，“成本不透明和成本结构不完善是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能源定价要允许能源企业回收成本和一定的利润，但也要求政府对能源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进行严格监管，政府依据能源的消费类别进行成本评估，计算出各种消费群体的成本，确认补贴群体，量化能源补贴。

能源改革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核清能源企业的运行成本是第一步，这对理顺定价机制至关重要。上海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认为，改革目的不是涨价，更不能借改革之名乱涨价，能源市场化改革目的是抑制垄断，垄断企业的利润以及经营信息要进一步公开；同时应该引入民营资本参与竞争，因为引入民营资本其实就是利润公开化的过程。

据新华社上海1月9日电

损害案件的审理正陷入困境——法官在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知识不足，在司法的各个环节，不管是立案、判决、审理、执行，都存在困难。“尽管各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防止造成损害的机制没有，如何消除应对的机制没有，赔偿的方法也没有，结果是污染企业跑了，只留下居民受害、政府负责、国家埋单。”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环境投诉逐年增多，但环境纠纷司法救济途径相对滞后，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仍然存在环境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

而在美国，如果一个污染企业造成环境损害，环保署会联合司法部代表国家对该企业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实际污染损失外，还包括“恢复和清污费用”，通常这笔费用是一项天价赔偿，相当于要把生态恢复到破坏之前的情况，如果企业不能负担就会破产。

包括吕志梅在内的多位专家呼吁，中国应制定一部完善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建立完善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一个令人鼓舞的情况是，近年来，贵阳、无锡、昆明等地纷纷设立环保法庭，环境司法的大门已经打开。相信假以时日，该是对排污大户们“亮剑”的时候了。

曾担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吕志梅调研发现，中国环境

法律救济，一度陷入茫然无奈之中。而对于污染企业来说，法律的震慑力并不明显。北京大学环境法教授汪劲曾统计发现，1998年到2002年这5年，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

另一方面，环境损害中，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具有滞后性，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些甚至要过几十年才能发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确立的制度不仅十分原则、抽象，还只对环境损害赔偿作出了规定，缺少对人体健康损害赔偿的相关内容，一些重大的环境损害也未纳入其中。这些笼统简单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人民法院在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时无具体规则可循，许多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其赔偿结果差异很大。

此前有数据统计表明，在欧美发达地区，污染较大的原料药环保成本投入一般占企业总成本的1/3，而国内企业一般只占1/6。有业内人士指出，很多的制药企业的环保投入可能更低，因为尽管标准严格，但违法成本很低，导致企业铤而走险。

专家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目前的高污染企业很多承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污染大转移”，而如今在国内，也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过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污染大迁徙”。从国内治污力度看，越是老少边穷地区，监管越松。而哪里监管松，高污染企业就往哪里钻。

环境损害赔偿存在法律“短板”

遏制污染企业在老少边穷地区的蔓延，在监管失语的情况下，更多还要依赖法律的手段。但目前，中国对于因环境损害如何赔偿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只是在单行法律、法规中有零星的规定。托克托“污水湖”事件中，村民们在多次向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举报遭漠视后，因为缺乏



## 成都：建筑商请农民工吃年夜饭

1月9日，四川省彭州市，华茂国际产业园建筑工地上“坝坝宴”。该工地建筑商北龙建设集团在春节前夕，将自己工地上的1400多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吃年夜饭。

CFP供图